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第一〇四回 化賣鏡妖術解迷 導游冥仙子力勸

珠蓮設下厚筵，呼李赤等入於內室。四妖坐定，珠蓮乃言曰：「前日三緘假賣鏡之術，招七竅魂魄，上游天府，堅彼道心。七竅蘇來，意在辭官，入山修道。其志已決，言無可入。倘不設計以破其迷，則禁道無人，吾等深仇，何能報復？故特設此筵席，問及爾等，看何若以挽七竅入道之心。」蚌母曰：「吾自辱受紫霞，無日稍忘於方寸。幸而尚書衙內，娘母時時團聚。又奈三緘野道假設天府，邀七竅以遨遊。七竅遂認為真，爰易名心而起道念。此人一入大道，仇難復矣。吾於此願出一力，以破其迷焉。」珠蓮曰：「老母欲破此迷，其計安在？」蚌母曰：「吾化一賣鏡者，仍捧大鏡，叫售街頭，爾等將吾呼入內庭，來見七竅。如見吾言不合，即時束去弔拷，吾自有說以破之。」珠蓮曰：「如是，事不宜遲，遲則彼必辭官，無可救藥。」赤鯉曰：「蚌母此計妙不可言。設或不行，又將何若？」蚌母曰：「如行則罷，否則又效三緘故事。」珠蓮曰：「今日已晚，明日急宜行之。」商議已定，到了次日，蚌母化三緘模樣，手捧大鏡，叫售衙前。李赤見之，暗自喜曰：「蚌母妖法果妙。觀此所變形容，恰肖三緘賣鏡之情矣。」忙忙走至書房，稟於七竅，曰：「衙外有一賣鏡者，要與大人言話。」七竅聞稟，喜不自勝，曰：「三緘真吾良友也。前日天宮一別，許吾習道時聚首相傳，不料今茲遽來此地。有是良友不棄不才，是吾習道有緣，而仙職可望矣。」遂命李赤迓之使人。李赤領命，假於衙外呼曰：「賣鏡者來，吾家大人呼爾入衙。好好回言，切勿有觸。」賣鏡者曰：「吾自知之，不煩告誡。」於是將衣整整，隨李赤入內。由亭轉閣，竟到書房。是時，七竅久候門外，目視其人，果與前日形容不差毫末。其人拜見畢，笑而謂曰：「曩者上天之遊樂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承兄攜帶，高高之境，已能入目而親切之。常恐分袂以還，難與道兄一晤。不料道兄不棄，今日又得重逢。兄既來斯，諒必有以教弟也。」賣鏡者曰：「特因傳道而來，未識弟之道心堅否？」七竅曰：「堅如鐵石，案上辭表業已作就，只俟明日早朝一奏耳。」賣鏡者曰：「如此，足見賢弟心成學道矣。」七竅曰：「道兄此來，其伴我朝夕乎，抑亦暫住者乎？」賣鏡者曰：「不能伴弟朝夕，暫住十餘日，則必去之。」七竅遂命廚人設筵款待。二人挽手入席，獻酬交酢，談論大道不已。

夜則抵足而眠。如此者已數日焉。

珠蓮一日遣女婢來到書室稟曰：「夫人請大人入內，有話相談。」七竅曰：「嘉賓在此，恐失陪候。待客倦臥後，入內不遲。」時至午牌，賣鏡者身倦而臥。七竅入，謂珠蓮曰：「夫人何事相招？」珠蓮泣曰：「爾有良友，獨不念及妻耶？」七竅曰：「此乃吾之貴客，不敢離左右。候彼倦臥，乃敢偷身一歸。」珠蓮曰：「貴客何人？」七竅曰：「三緘。」珠蓮曰：「彼有何德，爾敬若神明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是人也道術無窮，仙法高妙。」

久欲拜彼門下，而恐不吾納也。何云無德乎？」珠蓮曰：「以妾思之，是必野道動以幻境迷人者。妾欲命十餘家婢，持索而去，將彼束著，弔拷廊下。郎君以為何如？」七竅曰：「野方外道固以幻境迷人。如係仙子，道法必是高妙，爾焉能束？束之不得，反罪吾之貴客矣，烏乎可？」珠蓮曰：「如束不得時，妾與郎君同拜門牆，彼必見諒而喜。」七竅曰：「此事非當兒頑，夫人不可誤試。」珠蓮曰：「吾必試之，乃能信之。」遂命女婢數人，持索竟去。

七竅忙忙隨後，欲阻女婢。孰知女婢已入書室。七竅亦入，大臣聲吼曰：「爾輩何為？」女婢曰：「吾聞仙子妙道千變萬化，婢等奉夫人命，特來一試道法耳。」賣鏡者曰：「吾只知售鏡，有何道法與爾試耶？」數女婢曰：「爾有道法，各自顯來，吾不畏之。」一擁上前，已將賣鏡者按臥於地，緊緊捆束，扛抬而去。不一時，只聽鞭笞聲與呼饒聲相雜而達於廳外。七竅此際自覺無顏，暗在廳外聆之。聞得珠蓮狠書罵曰：「爾係何方野道，以術迷人，動誇駕霧乘雲，可以上天下地。能置人於死，並能救人於生。今日被吾束捆在此，爾胡不變？又何不隱爾軀乎？」賣鏡者曰：「小子只知售鏡，徒以言語迷人，望其怨饒，誓願從茲改過遷善。」珠蓮曰：「爾既徒以言語迷人，天下大矣，何獨迷吾郎君？想吾郎君寒窗苦讀，不知費了多少心力，才得一官半職。茲為爾惑，幾欲辭官。如吾不察其情，郎君終身被爾誤盡矣。女婢等可與夫人著實鞭之，活活鞭死，以免離了此處，又在異地迷人也。」諸婢得命，著實力鞭。霎時之間，血流遍體，叫饒慘切，人不忍聞。

少頃，珠蓮又曰：「爾如何假設天宮，使吾郎君游？悉為吾告，吾方釋爾。否則，今日必斃爾於杖下，以為世之野道惑人者戒。」賣鏡者曰：「吾之迷人者，全賴此鏡也。」珠蓮曰：「爾鏡如何能現天宮？」賣鏡者曰：「吾鏡常煉以邪道，自煉成時，以之照人，人遂迷而臥榻，或現天府，或現海島，無不昭然。」珠蓮曰：「念爾習道不易，吾不爾誅，爾速歸家，為個良民，凡左道旁門，毋再習之，以害人世。」賣鏡者曰：「吾自此碎鏡為正，永不再入邪途矣。」珠蓮於是命婢女釋之。其人得釋，叩了幾個頭兒，披髮散衣，向書室而來，告辭七竅。

七竅安慰數語，捧鏡出衙。珠蓮輕輕踱入書室，笑謂七竅曰：「郎君非妾，已為野道所迷。辭了此官，終身衣食何出？」七竅見茲情景，心中搖搖不定，將三緘一番化導，又為妖術迷弄焉。

三緘默會知之，跌足而歎：「七竅迷障解而又惑，為之奈何？」左計右思，忽想彼游上天見仙子之榮，未入冥途見地獄之苦，趁彼形像尚在鏡內，且將鏡臺高設，呼其魂魄，向冥府一遊。計議如斯，即將賣鏡設於臺上，以手招曰：「七竅可隨吾來，一遊冥府，以見世之不修大道而背五倫者，受地獄苦惱焉。」七竅是時與珠蓮同飲，正飲之際，忽然身倦欲臥。婢女扶歸鋪帳，軒軀睡去。見三緘在前，以手相招，遂隨之行。

行約數程，有溪相隔。同至溪岸，攜手上橋，俯視血水興波，蛇犬紛紛，嚼人骨肉。七竅曰：「是橋何名？胡水如血，而蛇犬之揚威耀武有若是哉！」三緘曰：「是名奈何，罪人至此，墜於血浪，為蛇犬所吞。」七竅曰：「是非冥府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然。前者爾游上天，仙子之榮，業已身親目睹，茲特導爾下游冥府，一視苦惱，始知人世榮華轉眼成空，人生軀命片時而沒，有何佳趣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地獄在於何所？」三緘曰：「過了溪橋，自然得見。」無何，來至五殿，見有披枷帶鎖者，哭聲如市，入耳難聞。轉過剛心獄中，又見惡鬼持刀剖腹抽腸，悲號震地。三緘曰：「爾所愛者極品，前即考官獄矣，可去視之。」七竅於此已駭得毛髮俱豎，勉強隨至獄前。見無數紗帽貴官跪於地中，或掣肘，或倒弔，紛然不一。七竅曰：「陽世貴宦以刑治人，胡到此間，反為人治？」三緘曰：「為官陽世，能忠君上，保民若赤，則上不負君，下不負民，沒到陰曹，迎歸大羅，以享上天榮寵。如其虛糜爵祿，塗炭生靈，死入幽冥，必受慘罰。何若修我大道，以悟仙真之為愈耶？」七竅頷之。

諸獄視畢，三緘攜手而出，仍至仙亭內，品坐其中。久之，七竅曰：「前承吾兄厚情，攜弟天宮一遊，深信道之宜習，意欲辭了官爵，以入山修煉為要。爾後來吾書室，何不一顯仙法，為女婢等捆束而鞭笞之？」三緘曰：「自與弟別，未嘗到爾衙內，此言何來？」七竅曰：「自兄招游天宮之五日後，爾又捧鏡到吾衙前，令人傳言於吾。吾聞甚喜，遂迓兄入。至今思及，尚且明明白白，何言未嘗來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吾言未來，爾不之信，爾亦見所來者為何如人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其臣貌與兄無異，所捧之鏡亦然。但可慘者，為吾夫人高弔梁間，鞭笞數百，哀聲大震，不忍聞之。夫人問兄以假設天宮事，兄言此鏡係邪道所煉，凡遇此鏡而照之者，無論天堂海島，都可得見。今復導游地府，殆又爾鏡之迷吾者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吾明與爾言，爾有數妖相隨於爾。是數妖者，概受辱於紫霞仙師，久欲復仇不得，故於游導天宮後，施施妖術，假化吾身，弔拷廳堂，以破爾入道之念。如爾弗信，隨吾至孽鏡臺一照，爾自知之。」七竅曰：「必要如斯，吾疑始破。」三緘當即攜手又來五殿，借觀孽鏡，果見珠蓮、蚌母及李赤等各現原形。三緘曰：「是即爾之姣妻役吏也。爾歸，言吾不久要誅伊輩，必有畏色，即知束捆者其人非吾也。」言已，送出冥府，拱手別去，七竅亦蘇。

